

農民意識與中國



馬樹強 ■ 著



121.7/K201

2674

农民运动 - 历史 - 中国

百家文庫・反思集



0069315

農民意識與中國

馮崇義 著



中華書局出版

百家

文庫・反思集

責任編輯：安平



書名：農民意識與中國
著者：馮崇義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450-452號
印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10號12樓B座
版次：1989年5月初版

©198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120 2

目錄

一	導論：農民意識之謎	一
(一)	「均」與「不均」——農民經濟意識的死結	六
(二)	拜權主義——農民政治意識的迷途	一〇
(三)	倫理主義論——農民道德意識的利弊	一五
(四)	封閉主義——農民交往意識的優劣	一八
(五)	蒙昧主義——農民宗教意識的濃淡	二一
二	近代中國農民的苦鬥與迷惘	二六
(一)	太平天國的歡歌與悲劇	二七

上帝戰勝妖魔？	二八
均田浪漫曲	四〇
劃一生活的夢幻	四七
天朝仍然等級森嚴	五三
農民的「新政」	六五
(二) 義和團的痴迷和遺恨	七三
反侵略的怒濤與排外的巨浪	七四
神的世界與血的教訓	八五
在「大人」與「鬼子」之間抉擇	九三
農民意識與近代中國的「中等社會」	一〇四
(一) 維新、紳權、新民	一〇六
(二) 革命、民權、地權	一一四
(三) 「五四的一代」之苦悶與探索	一二八

四 農民意識與現代中國革命……………一四二

(一)「新式農民戰爭」……………一四三

一場歐洲式的爭論……………一四四

紅軍、土地、共產黨……………一五三

農會、蘇維埃、「投豆選舉」……………一七二

「農民民族主義」……………一八九

(二)農民氛圍中的共產黨……………一九八

絕非「農民黨」……………一九九

「布爾塞維克化」或「無產階級化」……………二〇八

黨內民主問題……………二一八

一 導論：農民意識之謎

上下五千年歷史、遑遑十億餘人口，中國確實文明悠久、地廣人衆。而迄今爲止，構成中國人口主體的，仍是居於田間鄉里的農民，各行各業的絕大多數人，從肉體到靈魂，也都帶着農民的「基因」。要理解中國的昨天和明天，或者，要設計中國的明天，不能不深入探究農民及其思想意識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的地位與作用。

實際上，農民階級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也非常深遠，這不僅表現於古代，而且表現於近代、現代和當代。蘇維埃及所有現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史，法國、日本、意大利等國的法西斯主義興亡史，以及「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發生的一切悲、喜劇，單從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對立等角度，都無法得到圓滿的解釋。因爲，農民的身影在這裏覆蓋着一大堆秘密，沒有深入系統地研究農民階級，也正

是國際學術界的重大缺陷之一。因而，農民的思想意識即使在世界意義上也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然而，農民階級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思想意識嗎？如果有，其內容是甚麼？與其他階級的思想意識的界限又在哪裏？

依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每一階級都有其特定的「階級意識」，只不過它們在社會意識形態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罷了。因為農民階級從未成為統治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也一直處於被統治、被支配的地位，但是，農民作為一個階級，自然有其本階級特定的思想意識。強調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影響，將「農民意識」等同於「封建意識」；或者，強調勞動者利益與願望的一致，將「農民意識」歸入「無產階級意識」，都只能造成混亂。

從文化學角度說，農民文化在古代是「非主流文化」或「反主流文化」，與佔統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相互對峙。在近現代，農民文化則是「亞文化」或「次生文化」，即依附於資產階級文化或無產階級文化。但在中國之類的「農民國度」中，近現代資產

階級文化和無產階級文化都很不發達，農民文化舉足輕重，以至於可能喧賓奪主。

不過，給中國農民意識下定義或進行概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現實的歷史過程而言，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農民像中國農民那樣上演過如此豐富多彩的歷史劇、那樣強有力地影響過歷史發展的進程。但從思想文化上說，與其他所有國家的農民一樣，中國農民也沒有創立具有真正理論形態的、完善的思想體系。他們的思想意識不是表現在卷帙浩繁、精雕細縷、充滿玄深思辨的文化典籍之中，而是一般地停留在社會意識、社會心理這一層次之上，表現於日常生活、讖諱咒語、口碑心傳、民歌要訣等最粗糙、最原始的文化形式之中。特別是在那起義或革命的非常時期，農民們以血肉槍矛、刀光劍影這種奇特的方式來表現其心態。

既然「言不見經傳」（缺乏基本文化教育的農民甚至不能確切地說出自己的內心世界），一切都顯得難以捉摸，理解和把握往日農民的思想意識便成了一大難題。那些多愁善感的文人對農民的描述，適足以給人們帶來困惑。在一些文人的筆下，中國農民是那樣地粗暴、野蠻、愚昧、保守、遊惰、狹隘、自私和孱弱；而在另一些文人的筆下，

中國農民又是那樣地善良、純樸、精幹、趨時、勤勞、寬厚、尚義和剛強。以至到了現代，在兩位對中國極具影響力的巨人：毛澤東和魯迅的眼裏，農民也仍然是截然相反的形象。在毛澤東看來，農民是天生的革命材料；而在魯迅看來，農民的落後幾乎不能容忍，他們的命運只是像壓在石頭底下的草一樣，「默默地生長、萎黃、枯死」。

應該說，在近現代中國，最了解中國農民的思想家莫過於魯迅和毛澤東。但他們兩者都只是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洞察到農民思想意識的不同側面。作為革命政治家的毛澤東，以其超凡的樂觀，從進行政治革命的現實需要出發，高揚農民的革命性；作為「文化人」的魯迅，則以其深刻的感傷，從進行思想革命的要求出發，沉思農民的落後性。

人們對農民意識的認識和理解有天淵之別，這並不說明農民意識不可捉摸。從全面的觀點看來，中國農民的思想意識是一個具有兩重性的統一體。中國農民既要求平均又自私自利，既反抗壓迫又趨炎附勢，既要求平等又崇拜權力，既不滿現狀又安於現狀，既樸素善良又粗暴橫蠻，既保守又趨時，既自傲又自卑，既任性又正統，既無宗教信仰又迷信一切鬼神……。

舊時代的中國農民也不能不如此。他們思想意識的兩重性正是深刻地反映了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的兩重性及現實生活本身的深刻矛盾。農民既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者，又是在精神上備受奴役、文化水平低下的小私有者。他們可以具備勞動者的一切美德，但也可能具備私有者的一切病態心理；被壓迫的悲慘境遇使他們產生對封建地主階級的滿腔義憤和反抗意識，但因為他們也是寄存於封建自然經濟這一同母體、也是封建官僚統治的臣民，因而在思想文化上又與封建地主階級處在同一「環流系統」中，共同之處甚多，以至使人們有時難以分清「農民意識」與「封建意識」的區別；作為被剝削的勞動者，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一樣憎恨剝削制度，而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又無法具備工人階級那種遠大的理想和寬廣的胸懷；農民們有時也急於想埋葬自己的苦難、擁抱美好的新生活，但他們所受的教養又使他們無法創立既反映本階級利益又符合歷史發展要求的思想理論。

也許，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中國農民意識是一種基於農民的兩重性社會地位而產生的，在經濟意識、政治意識、倫理意識、宗教意識和交注意識等一切方面都充滿着進

步和落後、正義和迷惘、美好和醜陋的雙重性質。當然，這種兩重性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不斷地發生消長變化，在不同地區的表現也可能不盡一致。但是，只要小手工勞動者和小私有者的社會地位不改變，農民的思想意識在基本方面便表現出共同的特徵，使我們有可能對農民意識作出大致恰當的哲學概括。

（一）「均」與「不均」——農民經濟意識的死結

「民以食爲天」，舊時代的中國農民長年生活、掙扎在死亡綫上，求生存、求溫飽既是農民現實生活中壓倒一切的任務，也是農民內心世界中壓倒一切的心理慾求。

我們知道，人們通過經驗和理論兩個方面來理解和總結經濟生活，形成了經濟意識的兩個層次，即感性意識和理性意識。由於生活條件與文化水平的局限，農民的經濟意識只能是一種感性意識，只能是對經濟現象的一種直覺反映，而無法從理性的高度正確地認識自己所處的經濟地位，把握經濟發展的規律，找到經濟上的出路。

一言以蔽之，農民的經濟意識就是「平均主義」思想。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並不如一些人所說，只是毫無實際價值的漂亮畫餅或者阻礙社會進步的精神毒素，也不如一些人所說，是完全正義的經濟理想和推動歷史前進的精神動力，儘管兩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大量的事例，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到大量的論述來證明其正確無誤。

一味譏笑或譴責農民的平均思想，既不符人情，也不合事理。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確實有其非常正義、非常合理的一面。作為世世代代備受剝削壓迫、物質生活極度貧窮匱乏的農民大眾，難道無權要求自己的生存？在社會總財富極少的條件下，平均成了中國廣大農民生存的基本前提。這正是古來中國貧富分化並不比西方社會懸殊，實際上絕大多數人都只是「大貧小貧」之別，人們的求均心理反而格外強烈的根源所在。求均也就是求生存，歷代中國農民爲了平均這一目標常常揭竿起義，不知流了多少汗、多少血、多少淚！在這裏，平均主義成爲農民針對不合理的經濟現實所發出的正義心聲，成爲動員農民與反動封建統治作鬥爭的戰鬥號角、成爲衝擊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

其實，生存在不平等的剝削制度，特別是封建主義剝削制度的狀況下，農民的平均

要求，有着人性上的深厚基礎。追求經濟上的平均，正與追求政治上的自由、平等一樣，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之一，這是人類救治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力量源泉。那種依靠病態的競爭而形成、依靠暴力和繼承權來維持、依靠災難來擴大的封建佔有制度和剝削制度，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是違反人道的，應該摧毀的。正因為如此，農民的平均思想在每一朝代都感動着有正義感的士大夫們的良知。從反對剝削制度這一意義上說，農民的平均思想甚至與科學社會主義也有相近之處。

問題在於，以正義的經濟制度取代不公正的經濟制度，或者說對不公正的經濟制度的真正否定，必須經歷革命和建設兩個過程。而農民的平均主義只是作為一種革命原則，即破壞封建制度的原則才具有積極意義，將平均主義作為指導建設的原則，則只能將人們引向死胡同。

農民的平均主義經濟建設方案，只能是以自己唯一熟悉和喜歡的小農經濟為依據，希望平分一切社會財富，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成平均的、無差別的小農經濟，並且將社會經濟永遠固定在這一水平上，以實現社會經濟生活的均等同一。

且不說小農經濟必然發生的變化、商品經濟不可抗拒的發展、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不可逆性交替，都將徹底粉碎農民的善良的美夢。平均主義原則本身很快就會在農民階級內部造成苦惱和折騰。作爲小私有者，農民對平分地主的土地或其他財富都會歡天喜地，但如果按平均的要求平分農民自身的土地和財富，他們又會痛不欲生。平均一旦「均」到農民自己頭上，只能一方面導致被「均」者的強烈不滿，一方面使一部分人養成均分他人一切財富的貪慾。這時的社會仍然實現不了平均，實現的倒是普遍懶惰的社會風氣和勞動者之間矛盾的激化。

而平均主義進入這樣一種角色，也已經從正義轉爲不公平、從進步轉化爲反動。對社會利益的平均分配，必然使一部分人無償佔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成果，這也違反農民大眾反對剝削的初衷。正義和社會絕不應允許一部分人無償佔有一部分人的勞動成果，在能力有別、勤惰不一的條件下，只有按照社會成員的勞動量對社會成員進行等差分配才符合正義，才有利於社會進步。

平均主義本來是農民的「打抱不平」的思想，結果卻導致新的不公平。從「求均」

始，以「不均」終，平均主義變為「不均主義」，而不均現象又正是激發農民提出平均要求的原因。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原來的起點上，農民自己使自己陷入了進退維谷的窘境，自己給自己的脖子上繫上了無法解開的死結，難怪農民們為實現平均而進行的千百次戰鬥只能得到千百次失敗。

（二）拜權主義——農民政治意識的迷途

人們實在難以想像，看來那樣地保守、苟安、麻木、馴順的農民老百姓，竟然在中國歷史上千百次自發奮起、衝鋒陷陣，誅殺道貌岸然的地主老爺、清除為非作歹的貪官污吏，以至於橫掃那神聖不可侵犯的天宮龍廷。並且還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均貧富、等貴賤」、「殺盡不平方太平」等口號。

與此相反，對政治的冷漠也是中國農民的一般特徵，在中國封建社會那漫長的黑暗時代中，散居於閉塞、停滯、落後的鄉村中的農民，在政治上不能不是消極的。他們通

常只顧及柴米油鹽，並不思考政治問題。即使思考，也看不到政治上的出路何在。因而，他們往往對政治上的壓迫逆來順受，過着一種屈辱的、毫無尊嚴可言的生活，以至於使不少正直文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但是，這並不是說，農民在甚麼時候都只是匍伏在政治重壓之下呻吟和嘆息。當他們感到孰不可忍的時候，當他們看到取得某種勝利的一線希望的時候，他們就會起來與悲慘的命運抗爭。中國的農民便成爲歷史舞台上「官逼民反」的主角，他們義無反顧地「揭竿斬木」，奮起戰鬥，這已成爲傳統之一。

悲劇在於，就其自發的傾向而言，農民是典型的「拜權主義」者。在平時，他們「敬天子」，「畏大人」，對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吏都誠恐誠惶；在「造反」的非常時期，他們對從造反隊伍中產生出來的官佐同樣無比畏懼；即使打倒了對立的統治階級之後，完全按照他們的意識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也必然表現爲等級而不是平等，專制而不是民主，奴役而不是自由。農民們從未想過「官」的政治權力來自於「民」、來自社會本身，必須受社會民衆的管束，服務於社會民衆，政治權力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神